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醫旨緒餘卷下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詳校官太醫院醫士臣趙正池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醫部全錄

和胃

胃

明 孫一奎 撰

過勞性多躁暴忽左脇

水泡瘡三五點脉七至

火治之以黃連青皮香

夜痛極且增熱次早看

之其皮膚上紅大如盤水泡瘡又加至三十餘粒醫
教以白礬研末井水調敷仍於前藥加青黛龍膽草
進之其夜痛苦不已叫號之聲徹于四鄰脇中痛如
鉤摘之狀次早觀之其紅已及半身矣水泡瘡又增
至百數予心甚不憚乃載歸以詢先師黃古潭先生
先生觀脉案藥方哂曰切脉認病則審矣製藥定方
則未也夫用藥如用兵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今病勢
有燒眉之急疊卵之危豈可執尋常瀉肝之劑正治

耶是謂驅羊搏虎矣且苦寒之藥愈資其燥以故病
轉增劇水泡瘡發于外者肝鬱既久不得發越乃侮
其所不勝故皮膚腠為之潰也至于自焚則死矣可懼
之甚為訂一方以大瓜蒌一枚重一二兩者連皮搗
爛加粉草二錢紅花五分戌時進藥少頃就得睡至
子丑時方醒問之已不痛矣乃索食予禁止之恐邪
火未盡退也急煎藥渣與之又睡至天明時微利一
度復睡至辰時起視皮膚之紅皆已冰釋而水泡瘡

亦盡斂矣後亦不服他藥夫病重三日飲食不進呻吟不輟口一劑而愈真可謂之神矣夫瓜蒌味甘寒經云泄其肝者緩其中且其為物柔而滑潤於鬱不逆甘緩潤下又如油之洗物未嘗不潔考之本草瓜蒌能治挿脇之痛蓋為其緩中潤燥以致于流通故痛自然止也

腹中水鳴

生生子曰一婦三十五歲無子恐夫娶妾致鬱經不行

者三月矣病腹痛惡心諸醫皆云有孕其夫亦粗知
醫舉家欣喜治以安胎行氣止痛之藥服三五十帖
不効痛苦益甚凡未申時發寒熱腹中有塊如彈子
大者二三十枚翻騰作痛行動則水聲漉漉痛極則
吐酸水五六碗吐盡則塊息而寒熱除痛亦不作明
日亦然又作瘧治轉劇召予診左手弦尺濇右手濡
弱重取則滑尺同左時經已五月不行矣予曰此鬱
病也豈有濇脉成孕之理若然則前藥當效矣其夫

亦悟乃為製方以二陳加香附山梔撫芎玄胡當歸
紅花之類藥進而痛止連與四帖皆効但藥止則痛
發如故調治一月不能除根予因持脉案見先師黃
古潭先生先生乃諭予曰此鬱火病也其病起于肝
膽蓋肝主謀慮膽主決斷謀不決則鬱生鬱生則木
盛木盛則凌脾脾傷則不能運化精微而生氣血以
故月水不來也肺金失于母養則降殺之令不行木
寡于畏而侮所不勝是以直沖犯清道以作吐也吐

後諸症皆減者木升而火息也為裁一方以黃芪五錢柴胡三錢白芍藥二錢甘草一錢陳皮貝母枳實各五分姜三片一劑而寒熱除再劑而痛減吐止水聲亦絕七日不發其夫喜曰是何神速也乃拉予復請命于先生先生曰夫寒熱者少陽膽也吐酸者厥陰肝也痛而腹塊翻騰者火盛激動其水如鍋中湯滾泡浪沸騰是也吐多則肺金愈傷故用黃芪補肺金為君使得以制肝木以柴胡瀉肝為臣以升發其

膽火經曰木鬱則達之達是通達之義夫木性上升者也既鬱則不升故用柴胡升發膽肝之清氣使衝開其鬱結以復其常又曰過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謂瀉之補肺制肝正謂此也又曰泄其肝者緩其中以甘草緩中為佐又曰木位之主其瀉以酸以白芍藥于脾中瀉木為臣病久生鬱鬱久則生涎以貝母陳皮枳實開鬱逐涎為裨使然後金得其正木得其平土得其安由是病去而愈速前方用山梔黃連之類

皆降下之藥火勢正熾豈區區寒涼所能抑哉故經
曰輕者正治重則從其性而升之但凡治病要當識
得此意

先生吾徽黟人也汪石山翁弟子少業儒通五經
以疾就醫治病每有超見此畧述其二耳且此今
人所患者多而治者鮮有若是之明且盡也故揭
附于斯以公同志者庶先生之名不泯也

治腎消

本事方云唐李祠部治消渴者腎虛所致每發則小便甜醫多不知其故方書缺而不言洪範曰稼穡作甘以物理推之淋餕醋酒作晡法須臾即甜足明人之食後滋味皆甜流在膀胱若腰腎氣盛則上蒸炎氣化成精氣下入骨髓其次為脂膏又其次為血肉其餘則為小便故小便色黃血之餘氣也五臟之氣醎潤者則下味也若腰腎既虛冷則不能蒸化穀氣盡下為小便故味甘不變其色清冷則肌膚枯槁也猶

如乳母穀氣上洩皆為乳汁味甘消渴病者下洩皆為小便皆精氣不實於內則小便頻數也又肺為五臟華蓋若下有暖氣蒸則氣潤若下冷極則陽不能升故肺乾而渴譬如釜中有水以火暖之又以板覆之則暖氣上騰故板能潤若無火力則水氣不能上升此板終不得潤火力者腰腎強盛也常須煖補腎氣飲食得火力則潤上而易消亦免乾渴之患故仲

景云宜服八味腎氣丸

余族兄雙柏五旬後病此時師以滋陰降火之劑
投之小便愈多色清而長味益甘則渴益甚屢更
醫率認為熱盡用苦寒輕劑如天花粉黃連麥冬
石膏知母之類重劑如承丹之類不惟不效反至
遍身如癩精神癯削脉皆細數余後至曰此東垣
所云消渴末傳也能食者必發腦疽背瘡不能食
者必傳中滿鼓脹今脉細數而膚皆隱癰寧免其
無疽瘍乎急宜更藥毋用寒涼壞胃也乃以腎氣

丸加桂心五味子鹿角膠益智仁服之半月精神
霈長消渴痊除小便不甜膚癢俱脫十年無恙後
以不如意事觸之渴疾復作諸醫又以滋陰劑與
之遂成腫滿而斃嗚呼痛哉設若守加味腎氣丸
未必有是腫滿病也仲景東垣實為祖師千載之
下益使人崇信也特附于斯以告同志

羅太無藥戒

客有病瘡者積于其中伏而不得下自外至者捍而不

得納從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飲其藥既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散而無餘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腸通達呼吸開利快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數日痞復作投以故藥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不踰月而痞五作五下每下輒愈然客之氣一語而三引體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肌革無所耗于前而其中蕭然莫知其所來嗟夫心痞非下不可已予從而下之術未爽也蕭然獨何如聞楚之南有良醫焉往而

問之醫笑曰子無怪是繭然者也凡子之來固為是繭然也坐吾語汝天下之理有甚快于吾心者其末也必有傷求無傷於其中則無望快于吾心夫陰伏而陽蓄氣與血不運而為痞橫乎子之胸者其累大矣擊而去之不須臾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物不能為也必將搏擊震撓而後可夫人之和氣沖然而甚微泊乎其易危擊搏震撓之功成而子之和亦已病矣由是觀之則子之痞凡一快者則子之和亦一傷